引　　子

1989年7月，以色列考古学家纳玛·格伦·印巴教授顶着炎热酷暑与她的同事们开始了北约旦河谷的挖掘工作。这个遗址非常古老，已经有50万年的历史了，由于靠近约旦河，它常年处于地下水的浸泡之中。

按计划，印巴教授一行将在每天太阳升起之后开始工作，中午时分稍事休息，然后一直工作到太阳下山。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不得不经常考虑的问题——安全问题。中东和平仍处在不牢固的阶段，而约旦又处于战争的最前沿，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他们决定首先进行地质层的全面挖掘，为此，他们租用了一辆挖土机在河谷中慢慢地挖出了两道深深的地沟。每次，挖斗中的土被送到地面之后都要倒空，进行仔细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诸如骨头或人工制品之类的东西。

一天早晨，令考古学家们兴奋的事情终于到来了，挖掘机挖出了一个制作精细，并经过高技术打磨的木板制品的一部分，类似于此的文物以前还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木板是由柳木制成的，长大约为10英寸，宽则大约有5英寸，看起来非常平直，非常光滑。可以肯定这是经过人工打磨的表面，制作工艺非常高超，几乎看不出任何工具制作的痕迹。尤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木板的一边被精心地切成了斜面，呈完整的直线型。木板的底部为粗糙的凸面，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打磨的迹象。它的两端都已断裂，这可能是挖土机在挖掘过程中所造成的。断裂的另一部分再也没有找到。

根据目前的考古学理论，生活在 50 万年前的人根本没有能力制造这样平直、光滑、经过精心打磨的木板制品，他们甚至还没有制造它的需要。 50 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方式还处于原始阶段，所使用的工具根本谈不上平直和光滑，这种制品对他们究竟会有什么用呢？我们知道，穴居人当时还不会使用尺子和三角板。

然而，这块木板却的的确确被发现了。很显然，它在制作时是经过仔细设计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制作技术之高超，完全可以与当今的作品媲美。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时生活的人类已经有了使用这种工具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究竟是什么呢？格伦·印巴教授感到困惑不解，她对此也找不出任何解释。

在与同事们共同研究分析之后，格伦·印巴教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古代人类的技术水平被我们大大低估了。她同时还预言，类似于此的“异常”发现以后很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些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早期人类社会复杂性的了解。

通常，在我们现代人的脑海中，穴居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愚昧和野蛮。他们距离我们是那么地遥远，这不仅仅体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智力与能力方面。而今，这件木板制品的发现使我们的这种惯有观念在突然之间开始动摇了，甚至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自欺欺人。因为它的发现不仅为早期人类社会已拥有我们至今所无法预想到的高超技术和杰出才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它还证明了我们今天

们意想不到的层次，换句话说，它表明了远在 50 万年前，至少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达到可以构思的能力并切实制作了一些精美的物品，而我们通常只把这些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

面对这件制作精美的木板制品，我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感觉到它在谦逊而固执地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们耳语着“文明”，但我们却又始终难以把这种文明与穴居人联系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成立的解释，即这块木板有可能是外来的。所谓“外来”并不是说它在时间上制作于后期社会，而是说它是文化上的外来品。有没有可能 50 万年前生活在约旦河谷的原始人群是从别的地方得到的这块木板，是从其他更为先进、在技术上更为发达的人群那里得来的呢？对于这种解释，考古学家们是不愿意接受的，或许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或许是因为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过于荒唐了。

不管怎么样，由于这块木板制品的出现，看来我们有可能将被迫重新改写我们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少是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境况，最后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不再对所谓的“正统历史学”形成挑战。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幸的事实：研究历史、揭示历史的真面目如同其它科学研究一样，有失败，有曲折。所有的事情、问题最终都将得以证明，与此同时所有的有关过去的虚假的故事也都有可能长时间地存在，并随时随地排斥着其它不受欢迎的发现。正如我们将在这本书中逐渐看到的，一些

有关史前人类的故事长时期以来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多的金钱和荣誉，以致于他们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相反的证据，仍然顽固地维持着自己的观点。事实还不仅如此，支持这些虚假的“真理”的人会抓住每个机会让他们的叫喊声比对手的声音更大，频率更高。显然，这种不幸事实的存在将不利于任何对真理的追求。

科学研究同样如此。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科学，从本质上来讲只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工作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真理”，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统计上的近似值”。譬如，如果某一种现象发生了 100 次，那么我们就会推论出它将会发生第 101 次，或发生第 1000 次。如果在这 100 次或 1000 次发生过程中，有一次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快就会被排除在外，最多也只会被视为反常或异常现象，因此也就是完全不相干的。它将逐渐被人们忘记。

但是当这种异常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的时候，就将迫使我们对已有的认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本书就将致力于此，例如，进化论，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对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进行研究，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依据。许多科学家已开始探索新的理论。

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的还有不久前在土耳其南部发现的一个数千年前的高度发达的城市文化遗址，而在这个地区还从来没有发现过早期发展的痕迹。此外，关于吉萨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还有许多令人困惑和无法解释清楚的迷团。这些和神秘的炼金术一起，已被证明不会得到那些自诩为正

统理论卫士的人的欢迎，他们所给予的只有嘲弄与漠视。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些他们不屑一顾的理论进行仔细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对令人困惑的、有悖于常规的发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不断听到一些批判、指责的声音。在这些“专家”看来，这些发现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与他们所期盼的大相径庭，那么就可以肯定这些发现一定是错误的。很显然，这种理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事实。

这些专家为了维护他们的信念，会不断地向他们的对手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指责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更有甚者，会嘲弄他们只是业余爱好者，似乎这就将决定他们的发现是否可信。《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为什么没有得到认可？就因为它的发现者只是一名牧羊人。

事实上，诸如以上对正统理论的维护斗争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发生一次，就是因为最终维护者用于排斥对立证据的理由或许很快就会被忘却，正因为如此，也就谈不上对关键、敏感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分析，否则，这无疑将暴露他们所维护的理论的空洞本性。当然，与之对立的争论以及相关的证据也会被淡忘。你可以随时发现，在我们的博物馆的深深的地下室里，成堆的珍贵的古人遗骨被丢弃在木箱中，已经积满了灰尘。一些曾经豪情万丈的学者曾试图针对传统理论提出新的见解，最后得到的结果只有失望，有些因此变得颓废，失去了继续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不得不离开这个研究领域。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人因此而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性，毁掉了他们的整个事业。加拿大考古学家托马斯·李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曾勇敢地对美国考古学界关于人类手工制作的历史提出挑战，认为事实上人类开始手工制作的年代要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早得多，可是到最后他的理论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受到了种种冷落与歧视。

本书将就这方面的情况进行广泛的研究，对那些向正统理论提出直接挑战的新观点进行仔细的分析，这些新观点将动摇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人类自身历史虽惬意却过于局限的既有认识。本书将讨论：对人类进化的问题的新看法；能够证实人类很早以前就已掌握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所发现的有关人类早在几百万前就已存在的新证据；与现有考古学理论大相径庭的人类大陆文明起源等等。此外，本书还将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对生命、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神秘现象进行探讨，譬如生与死、重生轮回等这些长时间以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太自信了，总以为我们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全面而彻底的了解，本书将提醒每一个人：事实远非如此。

第 1 章

人类到底有多古老？

●●●

目前，科学界基本公认的一个结论是：人类大约只有 400 万年的历史，而人类文明的历史不过才 1 万年左右。这是根据许多考古发现得出的流行观点，也是全世界教科书认同的说法。但另有考古发现，早在 900 万年甚至 1000 多万年前就存在人类活动的痕迹。对于这样一些神秘的化石，我们该如何认识……

淘金者的发现

科学家们一直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大约 40 亿年前，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还只是一个由岩石组成的简单的旋转体。经过大约 10 亿年的演变，生命才开始出现，最初出现的生命形式只是一些细菌和水藻。今天，我们在古老的岩石中还可以找到这些最早期生命曾经存在的痕迹。之后，又经过数十万年的缓慢发展、进化，终于有一些原始虫类开始走出它们的蜇伏状态，在地球上逐渐活跃起来。

至此，生命看起来似乎都还是那么的简单。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大约 530 万年前，生命突破了它原有的低级界限，开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的、同时也令当今科学家们困惑不解的时期，即我们所谓的“寒武纪大爆炸”时期（The Cambrian Explosion）。正是这个时期彻底改变了地球的发展历史。

“寒武纪大爆炸”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新的生物物种的大量涌现，这些新出现的生物物种很快就占据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它们首先起源于海洋，慢慢地，它们开始学会爬、走、跑，不久就遍布各大洲。打个比方来说，这个时期的地球就像是从一条寂静的乡村小巷发展成了高峰时期著名的伦敦皮卡迪利广场。

在“寒武纪大爆炸”时期，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复杂的动物和植物都突然出现了。但奇怪的是，我们在早期的化石中至今还无法找到它们的发展痕迹。它们好像是突然间一齐冒出来的、而且都已完全成熟，彻底的进化了，并具备了所

有的官能，有着尖利的牙齿和闪闪发光的鳞片。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们，或者为什么造就它们。

在历史的推动下，生命就此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前进。

随之，地球开始进入了恐龙统治期。最早的恐龙出现于大约 1.9 亿年前。恐龙的出现把地球引入了大体形动物时期，我们在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里已经领略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恐龙统治地球的时期总共大约有 1.25亿年。然而，就在生命的发展取得重大的胜利，世界似乎决意将永远以这种形式存在、发展的时候，另一件神秘的事件发生了。大约 6500 万年前，恐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地球上全部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宇宙不再需要恐龙了？

但是，也正是由于恐龙的突然消失，才使得早期哺乳动物有了发展、壮大的机遇，填补了生态学的空白。对人类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哺乳动物的一个特殊的分枝——以猿与猴为代表的灵长目动物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如果事实的确如我们现在所相信的那样，人类是由这些灵长目动物演化而来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个时期已经具备了最初的外形特征。

据科学家考证，在 6100 万年以后，也就是距今大约 400 万年前，早期人类的痕迹开始出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时期，生活在广阔的非洲草原中的类人猿——或者说是类猿人将他们的生活栖息地从树上转移到了地面，开始了两腿直立行走，但他们此时还不具备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突出的特点——制造工具的能力。考古学家们相信，人类最早把简单的薄石片做为工具来使用应该是在

距今大约 250万年前。

文明的出现则又是很长时期以后的事情。据现有的考证，仅仅是在 1 万至 1 万 1千年前，文明才开始发展。最早的文明迹象出现于居住在土耳其高原的农业部落。之后，又经过 5000 年的发展历程，人类才开始使用金属制品。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把这种金属制品运送到火星上去了。

根据现今的科学理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地球数百万年的发展历史中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因此，面对这些很显然是不可质疑的地质发现与考古证据，任何企图指出人类的制造历史以及人类的文化历史要长于 250 万年甚至 400万年的人势必将遭到普遍的嘲弄与讽刺。

然而，我们对人类历史现有的认识就真的那么坚不可摧吗？

我们的认识果真与所有的发现都相吻合吗？

我们的认识能对我们发现的所有古代制品都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吗？

事实上，我们无法做到。

1848 年初，在今天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东北约 40 英里处，有一位木匠正在建设一座水力锯木厂。他计划把附近的河水引过来，利用引水渠的水流的动力来推动锯木厂的动力齿轮。当时，他觉得引水渠太浅了，决定把它再挖深一些，以增加水压，加速齿轮的转动。一天早晨，他突然发现在水渠的底部，有一些闪闪发亮的天然小金块，很显然，这些金块是在夜间由于流水的冲刷而暴露在地表的。激动不已的木匠起初竭力想隐藏他所发现的这个秘密，但是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他的这种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很快，闻风而动的人群蜂涌而至，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

不到 6 个月的时间，大约有 4000 多人放弃了他们原有的工作，怀着发财的梦想，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加利福尼亚。很快，开采的范围扩大到了周围数百英里，淘金者的总人数也膨胀到了 8 万人以上，他们中大约一半来自于从合恩角到旧金山的太平洋沿岸一带，其他的人则是乘坐火车横跨美洲大陆从东海岸赶来。不论是从哪里来，可以肯定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的。

金矿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河附近，这条河发源于内华达山脉，横穿加利福尼亚大山谷，最后在旧金山注入大海。整个挖掘行动很快从简单的用淘选盘淘或用筛子过滤发展到了复杂而精细的机械化行动。淘金者建立起了淘洗金矿所用的流槽，利用由此产生的高压水流来冲刷河流附近的山坡，加快淘金的速度。翻腾的急流慢慢地揭开了隆起的地表层，紧连着地表层的就是高密度的金矿层，当时，淘金者只靠目测就可以看到掺杂在泥土中那些闪光的金粒。每一粒金子对淘金者们来说都意味着一笔财富，这也是他们如此不辞辛苦、全力以赴的动力所在。

人们很快又发现，在地表下数百英尺，潜藏着无数的古代河流干涸后形成的砂砾层，黄金——这种珍贵的金属——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些砂砾层中。而在某些地方，由于地表河流的冲刷而形成的最深可达 2000 英尺以上的沟壑极有可能把这些砂砾层暴露于外。了解到这一点，淘金者们开始改变他们的开采方式，为了寻找到最简捷的途径进入含金的砂砾层，他们有的从山峰峭壁的外部表面平行凿洞挖掘，有的在

陡峭的山谷底垂直挖掘，整个挖掘工作是十分艰难的，砂砾层异常坚固，其坚硬程度完全可以与混凝土相媲美。运用炸药进行爆破挖掘被证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淘金者陆续发现了成吨的黄金，除此之外，在挖掘的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无数奇怪的手工制品以及人类遗骨。一个消息很快开始在淘金人群中流传开来：他们发现了一个久已失传，数百万年前就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文明，他们所发现的遗迹就是这个文明的佐证。一些淘金者开始有意收集各种文物，这些文物极其丰富：有颅骨、躯干骨、石矛、石箭、刀、杵臼、石盘、长柄勺、有槽的石锤、铅锤、石坠等等。

不久，这个发现古代文明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1851 年 12 月,伦敦《时代》（The Times）周刊报道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一名淘金者在砸开一块含金的石英之后，惊讶地发现有一颗虽已遭到损害，但仍然清晰可见的铁钉紧紧地镶嵌在石英块中间。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又有无数类似的奇怪物品被陆续发现。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这些消息，至少他们感觉到他们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对这些涉及到人类过去的、然而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进行研究。

1880 年，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就这些新发现撰写并出版了一本专论（这位教授同时还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国家级地质学家）。1888 年 1 月 10 日，在伦敦人类学学院举行的研讨会上，与此有关的一份报告被提交大会讨论。1890 年 11 月 30 日，一份针对这些新发现所作的研究报告被转交至美国地质协会（the American Geological Society）。1899 年，极

具声望的美国科学协会组织——“华盛顿史密斯学会”（The Smithsonian Z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DC）对在此之前的所有发现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并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史密斯学会在它的论述中指出，大多数的发现看起来都来自距今 3800 至 5500 万年前形成的砂砾层。但它同时也指出，许多手工制品有的发掘于靠近地表的矿井，有的发掘于被河水冲刷过的悬崖峭壁。

接着，史密斯学会的专家们极为尖锐地指出，在已发现的手工制品中，许多极有可能是属于近代印地安人文化的作品，它们有的被深深地埋藏于墓穴中，有的是在很久之前落入了山谷或水涧中，经过几个世纪，被沙土、石块等掩埋了起来。应该承认，这些被发现的人类遗骨上发生的化学变化与这种解释是相吻合的。同样，我们也承认流水冲刷是一种彻底的、破坏性的运动，它可以将所有的一切都移往他处。靠近地表的人工制品在这种运动的作用下将有可能与地表深层的、年代更为久远的岩石层物质混杂在一起。而矿工们往往缺乏从科学角度进行辨别的能力，便常常武断地认为他们所发现的物品，像金矿一样都来自于砂砾层。很显然，从很多方面看，他们都有可能是错误的。

在这里，史密斯学会的专家们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人工制品会在古老的岩石层中出现。他们的这种解释从科学意义上讲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份概论以及其他类似于此的论述达到了他们想达到的目的：由这些人工制品有可能引发的针对科学正统理论的挑战会无功而返。

尽管如此，史密斯学会的专家们还是非常坦诚的，他们并没有否定其中有一些人工制品是他们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

清楚的。这些物品往往深埋在山中数百英尺下的矿井中。他们承认这些人工制品与其他部分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解释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却拒绝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今天看来，这个决定是多么地令人遗憾。正如我们在以后将看到的，这些无法解释清楚的人工制品恰恰极有可能将证实一个古老文明的存在。

塔布尔山的神迹

为了更好地弄清楚这一切，我们首先要对地质学进行一定的了解。总的来说，最早的含金基岩的形成期也在 5500 万年以前。数千万年以来，火山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在山顶周围留下了大面积的熔岩沉淀物，至于这些熔岩沉淀物具体的形成时间，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数字。金矿所在的河床砂砾层位于基岩之上、熔岩沉淀物之下，形成时期大约在 3500 万年至 3300 万年前。

一些对地质学有一定了解的淘金者往往会在一个特殊的地质区域进行开采，对于不同的物品，他们区别对待。他们甚至可以确定一件人工制品的来龙去脉，尤其对于那些在古代砂砾层中发现的物品，他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出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并能指出它是在久远的年代之前由河流冲刷出来并沉淀在河流岸边的。

塔布尔山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一个特殊的地质区域。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土鲁姆尼县尤斯马特国家公园西边，数十年来，在这个地区发现了无数的远古时代的人工制品，这一地区也因此声名远扬。

塔布尔山的山冠还处于“幼年”时期，形成期只有 900

万年。山冠以及其他岩石层之下便是含金矿的砂砾层，在某些地方，这些砂砾层甚至就位于基岩的上面。

持续数年的淘金热在这个地区形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矿井。其中有一些矿井沿基岩平行凿开数百英尺，之后再垂直向上挖掘至较低的砂砾层沉淀物集中地带。还有一些矿井则从山的侧面倾斜向下深入到砂砾层的上层。

所有被发现的人工制品都集中在史前形成的极其坚固的砂砾层中。淘金者们首先发现的有 6 到 8 英寸长的梭标头、带柄的长柄勺、还有一种外形奇特的 V 字型石制品，看起来好像是弓的把手。他们还发现一件石雕工具以及人的颌骨。这些物件都是从距今 3500 万年至 3300 万年前的砂砾层中发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物品在时间上极为靠近。

这就对科学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在正统理论看来，3300万年前人类制作物品是根本不可能的，“科学”或许对此可以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但是我们不可以。

有很多类似的证据，如一名矿主无意之中在塔布尔山的山冠处位于地表之下 180 英尺的一个水平矿井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用于碾碎食物的研钵。之后不久，他又在同一个矿井中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化石的碎片。

1853 年的一天，一些含金的砂砾被从一个距地表 125 英尺的矿井中取出。在这些砂砾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件保存非常完好的乳齿象牙齿（乳齿象是一种早已灭绝的古代象种）以及一枚由白色大理石做成的圆珠，这枚圆珠长约 1.5 英寸，直径在 1 英寸以上。在它的中间凿有一个直径约 1/4 英寸的小孔。

1858年，人们又在深入塔布尔山中 300英尺、距地表60英尺的一个矿井中发现了一把石斧，长约 6 英寸。石斧还有一个 4 英寸宽的切面，上端有一个洞，可用于安装木制把柄。之后，人们还在附近发现了一些石制的研钵。

1862年，又一个古老的研钵被发现，但它的直径只有 3英寸。发现的地点是在地表之下约 200英尺的一条长约1200英尺的矿井通道里。经过研究，人们发现这个研钵是由距发现地点 100 英里外的安山岩制成的。

7年以后，一位赫赫有名的专家开始注意到这一切发现。克莱伦斯·金，是享誉世界、备受尊敬的美国地质学家，同时还是美国政府地质研究的负责人。 1869 年，他首次对塔布尔山的地质结构进行了勘探与研究。在靠近火山口的一个特殊区域，他注意到一些地下砂砾层由于近期洪水的冲刷而暴露在地表。于是，他试着在那里寻找可能存在的化石。他经过一番仔细地勘探，并没有发现他所期望的化石，却惊讶地发现有一件石制杵臼紧紧地楔在坚硬无比的砂砾岩中。费了一番力气之后，克莱伦斯·金教授用工具把杵臼撬了下来。他注意到，在岩石的基体上，留下了一个杵臼完整的模印。至此，他可以非常肯定地断定这件杵臼的存在时间与砂砾岩一样古老，即数百万年。

克莱伦斯·金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地质学家，他判断楔有杵臼的砂砾层的年龄应该在 900万年以上，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判断是可信的。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很明显杵臼又是人工制作的，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后来，在史密斯学会，克莱伦斯·金承认这件杵臼的发现将引发人们对科学的重新思考。同时他又非常坦诚地指出，单是这一个发现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